

魯迅選集

人民文學出版社

魯 迅 選 集

上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九 年 · 北 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厂内大街32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003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128开 字数 279,000 开本 259×1168 耗 $\frac{1}{32}$  印张 $1\frac{2}{3}$  插页 3

1959年4月北京第1版 1959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20000册

定价 (3) 1.10元

## 出版說明

这部选集分为上下二卷，上卷收小說、散文詩，回忆文共三十九篇，下卷收論文、演說、杂感共八十三篇。

“魯迅从进化論进到階級論，从紳士階級的逆子武臣进到无产階級和劳动群众的真正的朋友，以至于战士，他是经历了辛亥革命以前直到現在(1988年)的四分之一世紀的战斗，从痛苦的經驗和深刻的观察之中，带着宝贵的革命传统到新的陣营里来的。”(瞿秋白：《魯迅杂感选集序言》。)“書香人家的子弟，幼誦孔孟之言，长习声光化电之学，从革命民主主义走到共产主义……这是中国的爱国的知識分子經過事实的教訓以后所选择的道路。在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魯迅是引导着万千青年知識分子走向战斗，走向这样的道路的旗手。”(茅盾：《魯迅——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

魯迅的三十年創作生活，三本短篇小說、一本散文詩、一本回忆文和十六本杂文集，分明而曲折地指出了这一条“带着宝贵的革命传统到新的陣营里来的”，即“从革命民主主义走到共产主义”的道路。这部选集也是循着这样的道路，編录了比較重要的作品，虽然为篇幅所限，沒有能尽量选入应选的，但它原来不是《全集》的代替，而只是由此进而研讀《全集》的准备。

这里的短篇小說二十一篇，选自《呐喊》、《彷徨》、《故事新

編三个集子。作者的第一篇小說是文言的《怀归》，作于1911年，本書沒有选入。在“五四”运动前一年，1918年4月写作的《狂人日記》是他的第一篇白話的小說，它猛烈地攻击了吃人的礼教，又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声。它是中国新文学运动的第一声号角，也是此后“一发而不可收”的《孔乙己》、《药》、《阿Q正传》等等的序曲。作者在《我怎么做起小說来》（1933年）中说：“說到‘为什么’做小說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說为‘闲書’，而且将‘为艺术的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的別号。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們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他又在《“自选集”自序》（1932年）中論及《吶喊》，說为了达到疗救的希望，“是必須与前驅者取同一步驟的，我于是刪削些黑暗，装点些欢容，使作品比較的显出若干亮色……这些也可以說是‘遵命文学’。不过我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驅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願意遵奉的命令。”又論及《彷徨》說，“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成了游勇，布不成陣了，所以技术虽然比先前好一些，思路也似乎較无拘束，而战斗的意气却冷得不少。”《故事新編》是所謂历史小說的集子（計八篇，本書选入六篇），从开手写起到編成，有十三年之久。第一篇《补天》，原題《不周山》，写于1922年，先收入初版的《吶喊》。作者在《故事新編》《序言》中说：“其中也还是速写居多，不足称为‘文学概論’之所謂小說。叙事有时也有一点旧書上的根据，有时却不过信口开河。而且因为自己的对于古人，不及对于今人的誠敬，所以仍不免时有油滑之处……不过并没有将古人写得更死，却也許暂时还有存在的余地的罢。”

《野草》是散文詩集，写于1924—26年，本書选入九篇。作

者是深恶“为艺术的艺术”的，这所谓散文诗，也就是小杂感。他在《“野草”英文译本序》（1931年）中说，这些小品“大抵仅仅是随时的小感想。因为那时难于直说，所以有时措辞就很含糊了。现在举几个例罢……《这样的战士》，是有感于文人学士们帮助军阀而作……段祺瑞政府枪击徒手民众后，作《淡淡的血痕中》……奉天派和直隶派军阀战争的时候，作《一觉》。”作者并不满意这样的屈折而含糊的表现法，所以接着就说：“后来，我不再作这样的东西了。日在变化的时代，已不许这样的文章，甚而至于这样的感想存在。我想，这也许倒是好的罢。”

《朝花夕拾》是回忆文，最初在《旧事重提》这一个总题之下，陆续发表于《莽原》半月刊的。作者在《故事新编》《序言》中说明写作这些回忆文时的情况：“直到一九二六年的秋天，一个人住在厦门的石屋里，对着大海，翻着古书，四近无生人气，心里空空洞洞。而北京的未名社，却不绝的来信，催促杂志的文章。这时我不愿意想到目前；于是回忆在心里出土了，写了十篇《朝花夕拾》。选入本书的有七篇。（这回忆文十篇，其实写于1926年2月至11月，写前五篇——即本书的前两篇——的时候，作者还在北京。）《我的第一个师父》和《女吊》两篇，系1936年所作，也是回忆文之类，所以就附在这里了。”

这里的杂文是从十四个杂文集选出的，《集外集》和《集外集拾遗》里面的文章，没有选入本书。鲁迅的杂文，较之他的创作，是他的更直截、更锋利的武器。从1918年到1936年，他就以这一种武器向旧社会、向恶势力展开了将近二十年的无情的斗争。

《坟》、《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四个集子（本书共选入二十三篇），是作者在北京时和封建主义作战的业绩（除了

《坟》中的四篇文言文)。《热风》作于1918—1924年，大半发表于《新青年》的《随感录》中，这些短评几乎都是对于时弊的攻击。其它三本的火力集中于封建势力的代表者们，当时的“正人君子学者文人”，他要撕下他们的假面具，打碎他们的臭架子，露出真面目和真价值来。（《我还不能“带住”》，1926年。）他要大家“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忽然想到》，五，1925年。）

从1927到1929年，作者在厦门、广州、上海的三年间，只编集了《而已集》、《三闲集》两本杂文。那时正当蒋介石制造“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反动势力弥漫全国；作者在《三闲集》《序言》中说明他写得很少的原因：“这两年正是我极少写稿，没处投稿的时期。我是在二七年被血吓得目瞪口呆，离开广东的，那些吞吞吐吐，没有胆子直说的话，都载在《而已集》里。但我到了上海，却遇见文豪们的笔尖的围剿了，创造社，太阳社，‘正人君子’们的新月社中人，都说我不好……我的文章一向是被‘挤’才有的，而目下正在‘剿’，我投进去干什么呢。所以只写了很少的一点东西。”选入本书的也只有九篇。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于1930年3月，革命文学运动蓬蓬勃勃地长成、坚强了起来，但当时反动派政府对革命文学的摧残和压迫，也日甚一日，所有进步的期刊都被禁止，收入《二心集》的这一年的文章也只有十一篇（本书选五篇）。收入同书的1931年的文章都比较多也比较长（共二十一篇，本书选四篇），作者在这书的《序言》中说：“因为掲載的刊物有些不同，文字必得和它们相称，就很少做《热风》那样简短的东西了；而且看看对于我的批评文字，得了一种经验，好象评论做得太简括，是极容易招得无意的误解，或有意的曲解似的。”《南腔北调集》也是两年间，1932—

1933年所写，选入本书的五篇文章，有三篇是揭露了自命为“第三种人”的丑恶的嘴脸的。

写于1933年的还有两本杂感：《伪自由书》和《准风月谈》，同类的又有1934年的一本《花边文学》。前两本都是发表于《申报》的副刊《自由谈》的，《花边文学》则扩大了范围，除了《自由谈》以外，发表的地方还有别的副刊和期刊。这三个集子里的文章，都是不过一千字的短评，作者在《伪自由书》《前记》中的话足以说明它们的共同的内容：“这些短评，有的由于个人的感触，有的则出于时事的刺戟，但意思都极平常，说话也往往很晦涩……然而我的坏处，是在论时事不留面子，砭锢弊常取类型，而后者尤与时宜不合。”选入本书的共计二十二篇。

《且介亭杂文》、又《二集》、又《末编》三种是1934—1936年的作品。作者在《且介亭杂文》《序言》中说：“这一本集子和《花边文学》，是我在去年一年中，在官民的明明暗暗，软软硬硬的围剿‘杂文’的笔和刀下的结集。”《且介亭杂文二集》也没有更好的命运，这一本的《序言》中说：“在今年，为了内心的冷静和外力的压迫，我几乎不谈国事了，偶尔触着的几篇，如《什么是‘讽刺’？》，如《从帮忙到扯淡》，也无一不被禁止。别的作者的遭遇，大约也是如此的罢。”因为那时正是国民党反动派的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在上海成立的年头，“它在出版界上，却真有‘所过残破’之感。”（《坏孩子和别的奇闻》《译者后记》。）本书从这三个集子选录了十五篇，最后一篇是作者临终前两天所写、尚未完篇的绝笔。

从数量上看，鲁迅先生的杂文远远超过他的创作（大约是一与一之比），他也极其重视这一种文体。他在1925年的《华盖集》《题记》中说：“也有人劝我不要做这样的短评。那好意，我是很



感激的，而且也并非不知道创作之可贵。然而要做这样的东西的时候，恐怕也还要做这样的东西。”十年之后，在1985年的《且介亭杂文》《序言》中又说：“现在是多么切迫的时候，作者的任务，是在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潜心于他的鸿篇巨制，为未来的文化着想，固然是很好的，但为现在抗争，却也正是为现在和未来的战斗的作者，因为失掉了现在，也就没有了未来。”

这部选集中的各篇，都根据1958年出齐的《鲁迅全集》排印；卷末所附注释，在正文中以1、2、3……等号码为记。选自《准风月谈》和《花边文学》的几篇，原来的初版上都附有发表时所用的笔名，现在也保留在每篇题目的下面。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1959年4月



作 者 像



## 上卷目次

狂人日記	1
孔乙己	11
藥	15
明天	24
一件小事	31
风波	38
故乡	41
阿Q正传	50
祝福	87
在酒楼上	102
幸福的家庭	112
肥皂	119
长明灯	129
伤逝	139
离婚	158
补天	167
奔月	176
理水	187

鑄劍·····	202
出關·····	220
非攻·····	229
秋夜·····	240
雪·····	242
風箏·····	244
好的故事·····	247
立論·····	249
這樣的戰士·····	250
聰明人和傻子和奴才·····	252
淡淡的血痕中·····	254
一覺·····	256
阿長與山海經·····	258
無常·····	264
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	271
父親的病·····	276
瑣記·····	281
藤野先生·····	288
范愛農·····	294
我的第一個師父·····	301
女吊·····	308
注釋·····	315

## 狂人日記

某君昆仲，今隱其名，皆余昔日在中學校時良友；分隔多年，消息漸闕。日前偶聞其一大病；適歸故鄉，迂道往訪，則僅晤一人，言病者其弟也。勞君遠道來視，然已早愈，赴某地候補矣。因大笑，出示日記二冊，謂可見當日病狀，不妨獻諸舊友。持歸閱一過，知所患蓋“迫害狂”之類。語頗錯雜無倫次，又多荒唐之言；亦不著月日，惟墨色字體不一，知非一時所書。間亦有略具聯絡者，今撮錄一篇，以供醫家研究。記中語靛，一字不易；惟人名雖皆村人，不為世間所知，無關大体，然亦悉易去。至於書名，則本人愈後所題，不復改也。七年四月二日識。

—

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

我不見他，已是三十多年；今天見了，精神分外爽快。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發昏；然而須十分小心。不然，那趙家的狗，何以看我兩眼呢？

我怕得有理。

二

今天全沒月光，我知道不妙。早上小心出門，趙貴翁的眼色便

怪：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还有七八个人，交头接耳的議論我，又怕我看見。一路上的人，都是如此。其中最凶的一个人，张着嘴，对我笑了一笑；我便从头直冷到脚跟，晓得他們布置，都已妥当了。

我可不怕，仍旧走我的路。前面一伙小孩子，也在那里議論我；眼色也同赵贵翁一样，脸色也都鉄青。我想我同小孩子有什么仇，他也这样。忍不住大声說，“你告訴我！”他們可就跑了。

我想：我同赵贵翁有什么仇，同路上的人又有什么仇；只有廿年以前，把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sup>1</sup>，踹了一脚，古久先生很不高兴。赵贵翁虽然不認識他，一定也听到风声，代抱不平；約定路上的人，同我作冤对。但是小孩子呢？那时候，他們还没有出世，何以今天也睜着怪眼睛，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这真教我怕，教我納罕而且伤心。

我明白了。这是他們娘老子教的！

### 三

晚上总是睡不着。凡事須得研究，才会明白。

他們——也有給知县打枷过的，也有給紳士掌过嘴的，也有衙役占了他妻子的，也有老子娘被債主逼死的；他們那时候的脸色，全沒有昨天这么怕，也沒有这么凶。

最奇怪的是昨天街上的那个女人，打他兒子，嘴里說道，“老子呀！我要咬你几口才出气！”他眼睛却看着我。我出了一惊，遮掩不住；那青面獠牙的一伙人，便都哄笑起来。陈老五赶上前，硬把我拖回家中了。

拖我回家，家里的人都装作不認識我；他們的眼色，也全同別人一样。进了書房，便反扣上門，宛然是关了一只鷄鴨。这一

件事，越教我猜不出底細。

前几天，狼子村的佃戶来告荒，对我大哥說，他們村里的一个大恶人，給大家打死了；几个人便挖出他的心肝来，用油煎炒了吃，可以壮壮胆子。我插了一句嘴，佃戶和大哥便都看我几眼。今天才晓得他們的眼光，全同外面的那伙人一模一样。

想起来，我从頂上直冷到脚跟。

他們会吃人，就未必不会吃我。

你看那女人“咬你几口”的話，和一伙青面獠牙人的笑，和前天佃戶的話，明明是暗号。我看出他話中全是毒，笑中全是刀，他們的牙齿，全是白厉厉的排着，这就是吃人的家伙。

照我自己想，虽然不是恶人，自从踹了古家的籬子，可就难說了。他們似乎别有心思，我全猜不出。况且他們一翻脸，便說人是恶人。我还記得大哥教我做論，无论怎样好人，翻他几句，他便打上几个圈；原諒坏人几句，他便說“翻天妙手，与众不同。”我那里猜得到他們的心思，究竟怎样；况且是要吃的时候。

凡事总須研究，才会明白。古来时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頁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細看了半夜，才从字縫里看出字来，滿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書上写着这許多字，佃戶說了这許多話，却都笑吟吟的睜着怪眼睛看我。

我也是人，他們想要吃我了！

#### 四

早上，我靜坐了一会。陈老五送进飯来，一碗菜，一碗蒸魚；



这魚的眼睛，白而且硬，张着嘴，同那一伙想吃人的人一样。吃了几筷，滑溜溜的不知是魚是人，便把他兜肚连腸的吐出。

我說“老五，对大哥說，我悶得慌，想到园里走走。”老五不答应，走了，停一会，可就来开了門。

我也不动，研究他們如何摆布我；知道他們一定不肯放松。果然！我大哥引了一个老头子，慢慢走来；他滿眼凶光，怕我看出，只是低头向着地，从眼鏡横边暗暗看我，大哥說，“今天你仿佛很好。”我說“是的。”大哥說，“今天請何先生来，給你診一診。”我說“可以！”其实我岂不知道这老头子是劊子手扮的！无非借了看脉这名目，揣一揣肥瘠：因这功劳，也分一片肉吃。我也不怕；虽然不吃人，胆子却比他們还壮。伸出两个拳头，看他如何下手。老头子坐着，閉了眼睛，摸了好一会，呆了好一会；便张开他鬼眼睛說，“不要乱想。靜靜的养几天，就好了。”

不要乱想，靜靜的养！养肥了，他們是自然可以多吃；我有什么好处，怎么会“好了”？他們这群人，又想吃人，又是鬼鬼祟祟，想法子遮掩，不敢直捷下手，真要令我笑死。我忍不住，便放声大笑起来，十分快活。自己晓得这笑声里面，有的是义勇和正气。老头子和大哥，都失了色，被我这勇气正气鎮压住了。

但是我有勇气，他們便越想吃我，沾光一点这勇气。老头子跨出門，走不多远，便低声对大哥說道，“赶紧吃罢！”大哥点点头。原来也有你！这一件大发見，虽似意外，也在意中：合伙吃我的人，便是我的哥哥！

吃人的是我哥哥！

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

我自己被人吃了，可仍然是吃人的人的兄弟！